

李学萍：笔下千百人生，心执一念单纯

■高子民

在赤峰的文学天地里，活跃着一位年轻的网络文学女作家，名字叫李学萍。她是克什克腾旗的一名公务员，著有《契丹驸马》《绝天一算》《剑挽风杨》《死囚的最后七天》《破晓》等多部长篇小说，文学成就让赤峰文坛为之瞩目。

初见李学萍是在林西召开的全市重点作家培训班上。隐约记得她与众不同地穿了一件淡绿色的旗袍，那中国传统的纹样让人感到她是一个内向文静的淑女。如果她生在古代，就是给公子哥“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红袖”；如果她生在现代，就是戴望舒《雨巷》中油纸伞下结着愁怨的姑娘。

可是，她什么也不是。近日到克旗采访疫情之后的旅游业，在饭桌上见到了她。她不仅穿着随意、姗姗来迟，手里还拎着一包苦菜，活脱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柴火妞。这让我想起了《诗经》中的句子：“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我努力摆脱惯性思维的束缚，终于明白，这才是真实的李学萍，身在山野，心有江湖，笔有侠骨。

在谈到她的创作历程时，李学萍依旧随意地笑笑说：“我的历程就是喜欢写，写的时候就好像进入了小说的世界，可以叱咤风云，可以温婉贤淑，可以指点江山，可以横刀纵马，比打游戏过瘾。”

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彻骨感悟，只有平淡的坚持与梦想，说白了也莫过于一句“我喜欢嘛”，却透着文学之路的真谛。

李学萍的儿时和中国绝大多数小女孩子一样，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画报、连环画等儿童读物都是奢侈品，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听评书。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把她幼稚的心灵带到一个奇幻的世界，种下了一颗写作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也许因为儿时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等到有书可看时，她就像着了魔一

样成了“书虫”。到了初中，她的“书痴”更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她的书包里可以找不到课本和练习册，但一定能找到“闲”书，尤其是武侠类和神话类的小说。在一张试卷定前程的年代，武侠小说、电视剧就像现在电脑游戏一样，被视为“茶毒”青少年的罪魁祸首。老师头疼、家长痛恨，李学萍俨然成了“问题少女”。

李学萍不光读这些书，还要小试牛刀地去写书。初二的时候，她从妈妈那里偷到一部武侠小说《武林朝阳》。看着看着，深陷其中的她才发现问题，武侠小说、电视剧就像现在电脑游戏一样，被视为“茶毒”青少年的罪魁祸首。老师头疼、家长痛恨，李学萍俨然成了“问题少女”。

李学萍不光读这些书，还要小试牛刀地去写书。初二的时候，她从妈妈那里偷到一部武侠小说《武林朝阳》。看着看着，深陷其中的她才发现问题，武侠小说、电视剧就像现在电脑游戏一样，被视为“茶毒”青少年的罪魁祸首。老师头疼、家长痛恨，李学萍俨然成了“问题少女”。

“那是我觉得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谁多看一眼，我都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或是嘲笑我的父母。不过还好，我是属于没心没肺、打不死的小强，没过几天又活蹦乱跳了。”李学萍说这些时嘴角带笑、眼圈微红，看样子那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

其实同为文学创作者，我深深地理解这种感觉，写作遇到的困难，也许不是码字有多苦、生活有多难，而是社会的不解、轻视和打压。

发过的誓言的李学萍许多年以后又燃起了写作之火。也许是因为压抑

得太久，爆发起来的“能量”就会超常。十五年前，网络文学方兴未艾，除了几个平台，余下的都是贴吧和论坛。那一方没有太多束缚的自由天地，也是李学萍驰骋的空间。她没心没肺地写着，后面就跟了一些没头没脑没轻没重的“粉丝”在读。他们一边读，一边催，一边评论。她在连载《绝天一算》时，她和“粉丝”从神话聊到改革，又聊到人类发展史，别提多热闹了。她写《破晓》时，自己边写边哭，读者边看边哭，完结的那晚，作者和读者一夜没睡，帖子一直刷到天亮。

“这种创作方式并不完美，可是我的读者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李学萍说起小说，眼睛里会有亮光，是那种很单纯很执着的光，这是对文学的一种酷爱和崇拜。

近些年，李学萍创作了二百多万字，已有作品签约或被改编，可她仍在文学的天地笔耕不辍，《契丹驸马》把她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目前，李学萍连长带短地写了二十几部小说，也算高产作家了。

小说创作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已经影响了她的喜怒哀乐。李学萍告诉我，我创作一个角色便替他（她）活一遍，无论大小，我都认真去体会他们的人生。比如，我即将要出版的谍战情感小说《破晓》，写到王老牺牲时，我觉得自己要随他而去一样。

我半开玩笑地说，看三国、掉眼



泪，替古人担忧。活在自己编织的故事里，会伤了自己的。李学萍笑嘻嘻地回答，不会，我是双鱼座，没心没肺，回到现实，该吃就吃、该玩就玩，文学让我变得更豁达。

这么没心的人能写长篇？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发现，这个常常带着傻乎乎笑声的女作家，对她的本职工作却异常认真，她常常义无反顾地下到矿井里，认真了解矿工的工作和矿工的情况，用真诚体味着千百个普通人的生活。

这就是李学萍，一个在文学的苦旅中孜孜以求的女汉子，笔下写尽千百人生、世态风情，却在心中留一份单纯与执着。

克什克腾文化人

弘扬蒙古马精神 身边的榜样

娄万昌 药草香中说丰年

■张一帅 鲍宇

“今年苍术苗出苗率好呀，差不多能达到97%，合作社可以通过卖苍术苗获得第一笔收益，等到明年就可以卖苍术根茎见效益，预计年收入400万元。”忙着和村民一道给苍术苗除草松土的土城子镇土城子村党支部书记娄万昌说起他带领村民种植的中草药，总是收不住话头。

娄万昌是村书记更是土城子村脱贫致富的“领头雁”，通过多年的努力，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还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做到了兴一方产业，促一方脱贫，带一方致富。

传统农业只能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因此种植业调整娄万昌一直放在心上，落在行动中。为了尽快探索出一条增加农业生产后劲，稳步提高村民收入的路子，娄万昌多次带领土城子村两委班子成员外出调研学习和聘请专业人员实地考察论证。最终根据土城子镇属平川地区，温度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种植经验丰富等诸多优势，娄万昌当机立断引进桔梗、防风、苍术等几个品种，由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代表示范带头种植推广，且取得了不错的效益。

从无到有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中草药种植前期资金、人工成本投入过高，贫困户承担不起，种植中草药积极性不高。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中草药种植成本，娄万昌统筹流转土地200亩，争取资金400万元，以租赁土地和集中管理等模式建立中草药育苗基地，与农户建立联动机制，为发展中草药种植的贫困户前期提供中草药种苗，种苗费用在药材回收时从药材款中扣除，减轻贫困户前期投资费用，对非贫困户发展中草药种植，中草药种苗先收取50%，剩余部分在药材回收时从药材款中扣除，提高农户发展中草药产业的积极性，实现“基地+村+农户”的规模化经营。基地建设完成后不仅能带动本村经济发展，还可辐射覆盖周边11个村。

为了给满山的苍术找到好的销路，最大限度的增加村民的收入，解决分散经营的种种弊端，2019年，娄万昌牵头争取项目资金220万元，启动建设一处育苗、清洗、晾晒、储存等初加工于一体的药材初选厂。项目建成后，可就地初选药材500吨，统一向外销售，与直接外销、分散经营相比可增收200万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和发展中草药种植扶持周边群众，吸收更多群众参与中草药种植。

土城子镇已制定近、远期发展规划，不断壮大产业基地，利用3-5年时间将中草药种植规模扩大到2万亩以上，辐射带动土城子镇及周边村组扩大中草药种植规模，依托中草药种植基地、药材初选厂，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培养优质客户源，拓宽销售渠道，形成稳定的中草药销售链条，最终形成一条种植、繁育、初选、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闭环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苗利峰 独臂撑起幸福生活

■特约记者 宋晓伟 刘玉国

今年36岁的苗利峰是新开地乡广华村永隆泉组一名不善言辞的村民。只因十多年前用铡草机铡草时，操作不当左臂不慎受伤，失去半条胳膊和一只手，成为残疾人。有过苦恼，有过自卑的他，阵痛过后没有失去上进心，相反又燃起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信心。他发誓：我还有另一只手和双脚，还能劳动，一定要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苗利峰由于肢体残疾，一家三口日子过得举步维艰，与别人比相差甚远。2015年末，精准扶贫时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敢想敢做的他，不等不靠，把贫困两个字化作动力，决心在国家扶贫好政策帮助下走出贫困，奔上富路。

万事开头难。外出打工没人用，一时迷茫的苗利峰找不到生存的方向。2017年春天，帮扶他家的责任人旗审计局干部徐志国，节假日不断到他家走访慰问，给钱送物，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得知他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脱贫致富，改变一家人的贫困现状，积极鼓励他立足当地优势，种植适宜本地生长的辣椒，增加收入。于是他拿出自己的2亩水浇地做试验，从春季整地、育秧、栽入手，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地里干活。由于缺乏种植技术，结出的辣椒畸形多，合格的少，一年下来辣椒收入并不理想。可他并没有灰心，2018年他又租水浇地10亩，扩大种植规模，共计种植辣椒12亩。在帮扶人及村两委干部的帮助下，不仅给他找来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还引来客商，签订收购合同，辣椒销售有了更好的路子。这一年下来，他种的辣椒长势喜人，获得大丰收，每亩辣椒效益达到5000元，除刨净剩纯获利4万余元。种植辣椒取得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劳动致富的决心。2019年，他继续扩大辣椒种植面积，年收入大幅增长，年收入增长到6万余元。他家不但成为稳定脱贫户，还被村里评为脱贫致富带头人。

要“抹房”，就是用黄土加麦糠（小麦脱粒后的麦壳）和泥在屋顶抹上小把厚。这是一项体力活，每次抹房，都要集营子里十几名壮劳力，从五更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上大半天。为了搞劳力，热乎乎地干上大半天。为了搞劳力，热乎乎地干上大半天。为了搞劳力，热乎乎地干上大半天。

它的“生命”也像屋主人一样将趋于终结……我和我的姐妹都是在这老屋——西屋（东屋是姥姥姥爷居住，还有东面独立开门的两间是二姥爷居住）的老炕上诞生的，那时我们出生的条件非常简陋，母亲在临产前家人在炕头铺上细沙，把炕烧热，于是我们就出生在那温暖的沙堆里。可以说，老炕，不仅是我诞生的温床，也是十几年幼年和童年成长的摇篮，从我三岁起，爸妈和姐妹们便搬出了老屋，由于对姥姥的依恋，我宁死不随同父母迁居。在姥姥身边，她把对隔壁的爱全部倾注在我身上，幼年时期，我一直和姥姥在一个被窝里，我那时非得吮吸着姥姥的干奶头子才能入睡，直到我十岁的时候，姥姥才从她那温暖的被窝里把我“撵”出来。

现在我想：那栋老屋，曾经演绎了多少代人的恩恩爱爱、悲欢离合，二百多年的天地光阴，老屋的老炕上，曾制造、诞生并送走了多少生命……老屋，我生命中的永恒！



旗农牧局开展草地螟田间普查并指导农民科学防控，确保农药使用减量控害增效，确保草地螟危害损失率控制在安全指标内。图为植保技术人员深入农田和草滩普查草地螟落卵和幼虫孵化情况。摄影：于凤玲

老屋印象

■简宏宇

从出生开始，在那幢老屋里，我整整生活了十三年，十三年，对于我，应该有大半的时光印象。

这幢老屋究竟是不是姥爷家的祖屋，已无从考证，但当时隐隐约约地听年近八旬的姥爷讲，他的太爷爷也是在这老屋里出生的。如果是祖屋的话，它的屋龄应该有二百岁以上了。

老屋非常高，光是露出地面的基石足有一米高，进出老屋须登五层台阶，台阶是用当地山里的马牙石砌成，台阶的棱角已经磨得非常光滑，只有阶面防滑的条纹还算清晰，足见老屋年代的久远。

老屋的墙很厚，因为当时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还没有砖瓦厂，建房造屋只能就地取材，用黄土掺和麦秸或“耙麦”之类的植物纤维和泥垛墙，但最快捷的方式是把黄土洒好后，直接用板打，这就是东北、甚至华北、西北农村非常普遍的“干打垒”，虽然“土”，但很结实，在抗震保暖方面要强于砖瓦房。

老屋的窗子也很古老，木制的网格状窗棂，两侧各有一扇耳窗，中间还有一扇顶窗，可以自由开启，俗称“呱嗒嘴子”窗。窗子平时用草纸裱糊，只有过年时才能换一茬“昂贵”的白纸。

老屋的炕也很特别，几乎所有农

村的炕都是从位于炕头的灶膛中进烟，经过炕洞后再从位于炕梢的烟道出烟。而老屋的炕是回洞子炕，即烟火从灶膛进入炕洞后，经炕梢处返回，循环至炕头底部，再从位于那里的烟道出烟。回洞子炕的好处是能够充分利用燃料的热能，使炕头炕梢温度基本保持均衡。为了保障烟火循环通畅，这种炕要比其他人家的炕高出许多，以致我五、六岁时上炕都要大人们往上拽。

至于老屋的结构，幼年时期的的我并没太多留意，直到1976年夏末的一个凌晨，一阵剧烈的抖动伴着沉闷的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姥爷惊呼：“地动了！地动了！”当时对于什么是地动，我并没有一点概念，凭空觉得是一场灾难的降临，只是在慌乱中穿上衣服，跟着姥姥和姨姨拼命往屋外跑，当时整个村子已是鸡犬嘈杂，人声鼎沸。我们在恐惧中稍稍镇定后才发现，姥爷还没出来，回屋看时，姥爷还安然躺在被窝里，非常淡定地说：“怕啥，这房子结实，一窝纤（松木），四梁八柱，墙倒屋不塌。”

后来才知道：“四梁八柱”是我国古代民居建筑上一个传统的代名词，也是土木结构民居中最为简单实用的一种。只有三间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四根梁八根柱子，随着房子间数的增

多，梁和柱子的根数也随之增加。根据人们的需求，可在“四梁八柱”的基础上改变为“三梁六柱”、“五梁十柱”、“六梁十二柱”。这样的建造技术是属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术”类，结构严密稳固性强，有防震性，墙体开裂依然不会倒塌，成为人们祖辈传承的民宅建筑，在建筑的过程中，先搭椽子，后砌墙，也叫先立木、后垒墙，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森林的禁伐，混凝土代替了土木结构，无柱支撑，基本上不利用木料建筑，因此“四梁八柱”结构建筑技术将要面临失传。

从那次地震后，我才开始留意这栋老屋的建筑结构，老屋共五间，应该是典型的“六梁十二柱”。由于柱子埋在墙体里，只能从堂屋看到屋顶的结构：整个屋顶由椽（梁）、檩子（椽）、椽子，荆芭组合而成。梁和椽是支撑整个屋顶的主体，“栋梁之才”便出自于此。而檩子的作用一是均衡檩子的受

力，二是拱托上面的荆芭。荆芭用柳条编成，呈席子状，上面覆上黄泥，农村俗称上芭泥，芭泥一上，便意味着一栋房屋的主体竣工。

老屋的椽、檩子、椽子都是松木的，这就是姥爷所说的“一窝纤”。大椽和二椽是有成人的一搂粗，檩子也有海碗口粗细，经年累月的烟熏潮暖，所有的房木都已变得黝黑，但没有一棵檩条或椽木变形。记得姥爷经常说，纤（松）木的最大特点是“宁折不弯”，这是否在喻示给我做人的哲理呢？

至于这些松木来自何处，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百岔川是百里松漠，倒情有可源，但如果不是这般情形，这些松木只能出自黄冈梁林海，数百里之遥，凭二三百多年前的交通运输条件，将这些庞大的木材运到这偏僻的百岔川腹地，应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

为了防雨，老屋每年春末夏初都